

蓝衫花满楼

梦龙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99751

12974

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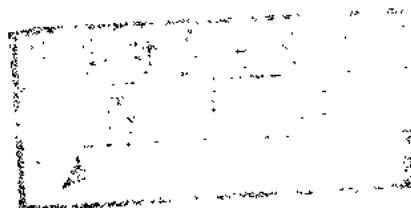


200086619

蓝衫花满楼

上

梦
龙



2007.4
61

99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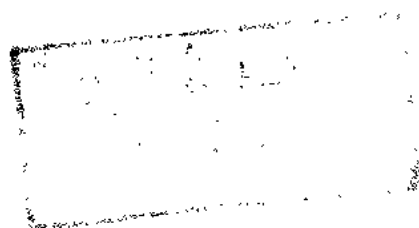


200427289

蓝衫花满楼

下

梦
龙



封面设计:康怀宇
责任编辑:谷 村

蓝衫花满楼

梦龙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市金鑫达彩色印刷厂 印刷

46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20.25 印张 8 插页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104-00822-5/I·372 定价:27.8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新派武侠小说，与《狂侠西门吹雪》是姐妹篇。

花满楼的父亲风流无度，终因风流债难偿而被害。花满楼由西席教师邱兆楠带出避祸；艺成后出道江湖，被牡丹宫人物劫持，结识了被人诬陷的女侠华山紫凤林珊，与牡丹宫主之女盛素娥发生了闪电般的爱情，却因不肯为牡丹宫主所用被囚禁，机缘巧合，在石牢蒙武林异侠传授绝技，武功更上一层。

盛素娥遇难，花满楼尾随而至，发现几位侠义道成名人物卑鄙无耻，一举歼灭之；花满楼送盛素娥的尸骨回牡丹宫，又遭暗算。恰在这时，红衣帮大举进犯、摧毁了牡丹宫。

花满楼目睹红衣帮残忍、凶狠，义愤填膺，决计查明红衣帮之秘，沿途行侠仗义，费尽周折，混入庐山、邛海；救助翠衣女侠秦丽蓉，两人萌生爱情。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几位武林前辈援手下粉碎了红衣帮争霸武林的阴谋。

此书情节曲折，文笔流畅，既有侠肝义胆，又有儿女情长，武打精彩，读来令人爱不释卷。

目 录

第 一 回	豪门风流	1
第 二 回	青梅竹马	11
第 三 回	诡计连环	18
第 四 回	巧取豪夺	29
第 五 回	谈笑自若	44
第 六 回	芍药仙子	58
第 七 回	莫测高深	72
第 八 回	宫中群豪	88
第 九 回	以寡敌众	100
第 十 回	华山紫凤	113
第 十 一 回	奇耻大辱	126
第 十 二 回	云雨巫山	136
第 十 三 回	贵宾成囚	146

第十四回	石牢天地		157
第十五回	亦梦亦真		170
第十六回	淑女落魄		183
第十七回	欺世盗名		198
第十八回	侠义行径		213
第十九回	淫僧喋血		228
第二十回	山雨欲来		240
第二十一回	诱人巨赌		252
第二十二回	误入柔乡		265
第二十三回	云谲波诡		277
第二十四回	枭雄末日		292
第二十五回	尴尬之境		307
第二十六回	邪恶用心		320
第二十七回	天来古洞		334
第二十八回	瞒天过海		349
第二十九回	腹有鳞甲		363
第三十回	恶人毒计		377
第三十一回	仁者至仁		390

第三十二回	激流险滩	405
第三十三回	侠女情痴	418
第三十四回	陷身虎口	432
第三十五回	青城总舵	446
第三十六回	被迫就范	457
第三十七回	泉雄红粉	471
第三十八回	金枝玉叶	487
第三十九回	邛海情侣	499
第四十回	庐山幽洞	513
第四十一回	情天恨海	527
第四十二回	父女情深	543
第四十三回	大厦将倾	556
第四十四回	饿殍之帝	570
第四十五回	罪恶昭彰	584
第四十六回	藏宝巨穴	598
第四十七回	困兽犹斗	612
第四十八回	声落曲终	628

第一回 豪门风流

花啸天蹑手蹑脚走到门前，正要敲门，却发现扉门内灯光淡淡，一股温馨的桂子幽香从门缝里泄出；他迟疑了一下，用匕首拨开门栓，轻轻推开屋门。

豪华客房里的情景使他不慎屏心敛气：倏地他的目光直了，透过薄薄的水雾痴呆呆地望着，呼吸也很快就显得急促了——屋中间放着一只硕大木盆，沈秀红正赤裸着身子洗浴。

花啸天贪婪地欣赏着她诱人的胴体，那优美的曲线……

身为牡丹宫主的花啸天是个极尽风流的人物，他的风流已几乎和他在江湖武林中的威望齐名；他那势可敌国的财富和他那英俊、威武的相貌，潇洒、飘逸的风度是他风流的坚实支柱。

女人们也承认，他是个男人中的男人！

许多美貌、风骚的女子，特别是牡丹宫中的女子都乐于和他亲近；她们经常以是否能得到他的青睐作为品评自己的标准。

在花啸天所有的情妇当中，沈秀红是他最钟爱的一个；

而在他的这些情妇中，也只有沈秀红是他花了一定的气力才得到的。

年前，花啸天得到属下禀报：几位贡旨太监南下归来，乘一艘龙舟由运河北上返京。

太监们在皇宫内苑里、天子面前自称奴婢，然而，一旦贡旨出宫便代表皇上，连那些专横拔扈的大员们都得百般巴结、奉承他们；他们每次出外无不腰缠黄、白之物，满载而归。

花啸天尽管决计要做这笔买卖，而且，也确实带了几个亲信离宫，但他却没动那几个太监的一两银子。他唯一得手的就是这位为皇上特选的苏杭美女沈秀红。

几乎是从那天起，他对身边所有的女人厌倦了；沈秀红的艳丽和妩媚把他这位江湖豪客彻底征服了。

一万个美女之中也难得碰上一个，这是沈秀红的幸运，也是花啸天引以为豪的。

当他发现她还是少女之身时，心里竟有股从所未有的感动；他居然认为茫茫天地间，她仿佛是为他而生的，而且，还忠心耿耿地守着身子等着他的索取。

男人，特别是花啸天这种游戏人生、处处留情的风流种子，愈是贞洁的女人愈能得到他的尊敬。他发誓要终其一生好好照顾她。诚然，他的照顾几乎就是玩弄的代名词。

花啸天一生之中当真还没这样爱过一个女人，包括他的结发妻何旖芳在内。

何旖芳确实具备一个大家闺秀、豪门夫人的所有气质。她雍容典雅，完美无暇。遗憾的是，她象一件精美的官窑古瓷，用于欣赏的价值远远超过她的使用价值。

然而，花啸天是个男人，活生生的、精力充沛的男人，

而不是个古董赞赏家；他最是需要的是能使他痴迷地爱恋、疯狂地占有的女人。

沈秀红不仅被他爱恋、被他占有，更重要的是她崇拜他、敬仰他，其程度不啻于对天神的膜拜。

他曾经在她的面前显示过出神入化的武功，随后，她又在离开那艘豪华龙舟的当天目睹了他在这座小镇上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令人咋舌的财富。

这些已足以使这个初涉世面的少女目眩神摇，使她情不自禁地拜倒在他的脚下，做他的一名忠实的女奴。

她已经不知有天，不知有地，在她的全部心目中已只有这个天神般的英俊男人。

此刻，花啸天已经站了起来。这瞬息间，他蓦地想起了一件事，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这使他怔了一瞬，有些慌乱地离开了她。

沈秀红蓦地张大了一双媚眼，诧异地望着他，眼神中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

“小宝贝儿，”花啸天微微笑道：“你别胡乱猜疑，小楼过十岁生日，我答应他回去为他操持。明天，我一定……”

小楼——花满楼，沈秀红听说过这个名字。

——牡丹宫里的小王子，绝顶聪明，小小年纪便已经习惯了颐指气使、恃才傲物；就连花啸天也几乎对他百依百顺，不轻易得罪这个被宠上天的小家伙。

可是，沈秀红却偏偏要和这个小王子斗一斗，借以从中体验自己的魅力。

“不，好哥哥，我不要你走！”沈秀红可怜巴巴地说。她的声音轻柔得象一缕春风，却具有无比的威力。

花啸天迟疑了，他为难地望着她。

他万万舍不得在这种情况下离开身边的这个尤物。然而，他如果不回去又怎么对得起自己的儿子？

沈秀红的眼睛已经潮湿了，她梦呓般的声音强烈地拨动着花啸天的心弦，花啸天开始感觉到自己确实不应该走。

算了！小楼不过是个孩子，更何况，爱他、宠他的人又那么多；在那宾客满门的时刻他一定会忽略他的不在场。如果他真的生了气，明天还可以加倍地补偿他。

花满楼坐在宽敞大厅中央的一把太师椅上，厅角落里的几支巨烛和屋顶上悬挂着的十盏宫灯把大厅照得亮如白昼，更加衬托着他的寂寞。

由于牡丹宫主花啸天不在，客人们都早早告辞去了。

花满楼对他们的去留并不介意，因为他不需要客人——只要他的双亲能陪他度过这个夜晚他就会感到欣慰、快活。然而，眼见已近子夜，他的父亲还没回来；他母亲霓裳女何旖芳等得不耐烦，自己回房去睡了。

但，花满楼还要继续等下去。无论如何，他都要等到这个时常彻夜不归、对自己毫不负责任的父亲；他已经在思忖着用什么法子、那些话来对付自己的父亲，尽管他是牡丹宫主，他也不想给他留面子。怎奈，他所等来的只有寂寞。

侍候他的老仆花忠第五次从厅外走了进来，蹑手蹑脚地走到他的身边，喃喃道：“大公子，天晚了，该回去睡了。”

“不！”花满楼的回答只有一个字。

花忠忽地抱起他，道：“走吧……”

花满楼愤怒地挣扎着，挣扎不开便手捶脚踢，直到花

忠“哎哟”痛叫了声，放开他、捂着自己的小腹弯下腰去。

“我不想踢伤你的！”花满楼知道花忠虽然年纪大了，身上的玩意儿仍然了得，凭自己身上的那点功夫根本奈何不了他。对方之所以被自己踢伤是因为他没有反抗的权力。

他侃侃地站在那儿，俨然一位真正的王子。此刻，他所拥有的威严、气势简直不象个刚刚十岁的孩子。

“可是，如果你再让我去睡觉，我还要踢你！”

他作为一个小主人，所有的不耐烦、自信乃至霸道都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间披露无遗。

花啸天应为花满楼感到自豪——他确实没有生错继承人——这个从幼小就开始照顾花满楼的花忠已经看出眼前这个小孩日后将会是什么样子。

花忠无可奈何地悻悻去了——在牡丹宫里无论是谁都奈何不了花满楼，他也没有必要自寻晦气。

除花啸天外，花满楼该算是牡丹宫真正的主人，连他的母亲霓裳女何旖芳也算不上。

这并不是说何旖芳无能主持牡丹宫的事物，而是近几年来，她渐觉心力交瘁，身体一天坏过一天；自顾不暇，哪还有心思管那些琐事。

也难怪何旖芳心情忧郁，丈夫成天在外面拈花惹草，她天性懦弱，也知道自己无能管住丈夫；而花啸天既为牡丹宫主，在江湖道上声名赫赫，何旖芳亦无法向外人求助。

更何况，何旖芳的心底里还有件不可坦露人前的秘密，她发誓一生一世保守那个秘密；而那个令人为之心碎的秘密又无时无刻不使她的心头滴血。

几件事加在一起，她已只能为之长吁短叹，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她听信挚友夏云燕和管家叶希贤之言，开始

服用牡丹宫秘制的“牡丹花露”。岂知几年过去，她的身体更加虚弱了。

花满楼虽然只是个刚刚十岁的孩子，但和他的母亲比起来可就精明多了；他不声不响地，同时也是不知不觉地承担下了许多原该是何绮芳的责任——操持着这个家。无论是管家、仆人都不敢因他是个孩子而轻视他。

——他不但有花哨天撑腰，便是他那有条不紊的个性、聪敏的头脑乃至强悍的脾气，谁又敢轻易找惹他。

然而此刻，他一眨不眨地望着厅门的眼虽却噙满了泪花。

厅外除了夜风掠过的轻啸声之外没有任何动静，但他还要咬着牙等下去，哪怕是等到天亮。

——这是他十岁的生日，他最重视的一个日子，而父亲竟然如此轻视他，连回来都不回来！

他现在究竟在哪儿？

他那还带有一丝稚气的脸上倏地浮上一股冷笑。

——他一定在那儿！

常陪母亲说笑的夏云燕曾告诉过他，他的父亲最近又迷上了一个被他称作“小宝贝儿”的女人。奇怪的是当他把这件事转告给母亲时，母亲竟连眉头也没皱一下。

他后来想通了：母亲或许已经不把父亲当做丈夫了，可以容忍他在外面为所欲为，只要占着“夫人”这个头衔就足够了。

然而，花满楼却不同。花哨天永远是他的父亲，无论任何人若敢于和他争，都要尝到后悔的滋味！

“小宝贝儿！”他心里冷冷哼了一声，眉心倏地皱了起来，两眼里迸射出一股与他的年纪不相符的、令人心悸的

光。

“今天是你胜了，可是，过了今天，花满楼就会给你点颜色看看；甚至，我还有可能干脆！……”

“花满楼会让你后悔一辈子的！”

花忠走到丹墀前，情不自禁地转过头来，看见花满楼小小的身影孤零零地坐在那儿，不由得长长叹了口气；他迟疑了一下，仿佛想起了什么，竟大步匆匆走去。

片刻之后，一个中年男子缓缓走进了大厅。这是个身材挺拔的汉子，四旬开外年纪，面目清癯，修眉朗目，三绺墨须飘洒在胸前；他穿了身整洁的丝质海蓝长衫，手里握着柄摺扇，脚步稳健——是花啸天为爱子聘来的教师邱兆楠。

花满楼的武功慕自家传，而诗词歌赋的修习却要靠这位邱先生来教诲。

花满楼见邱兆楠走过来，连忙站起来，躬身施礼，道：“师父，您还没休息吗？”

邱兆楠淡淡一笑，道：“吃过饭后我眯了一会儿，总觉得心里有事，睡不着；见这儿亮着灯就信步走了过来。怎么，你咋还不去睡觉？”

“还不是花忠劝我不成才把你请了来！”

花满楼心里暗笑；但他却不敢露出一丝不敬，迟迟道：“我、我心里有事……”

“小孩子，你能有什么心事？”邱兆楠“呵呵”笑道：“楼儿，快别胡思乱想了，回房睡觉去吧，明天还要……”

就在这时，花满楼的脑海里唰地闪过一道灵光，他扯住邱兆楠的衣袖，打断他的话，道：“师父，你陪我回房去吧；我、我有话和您说……”

邱兆楠不待花满楼把话说完，已惊得脸上变色，连连摇头，道：“孩子，你怎么能这么想？你别忘了，令尊大人乃赫赫牡丹宫主，偌大一个牡丹宫，数万口人，上千护宫武士，整天得有多少事需要他料理；他怎么会有时间……”

“但愿如此。”花满楼苦笑着摇了摇头，道：“可是，我知道，在牡丹宫里您虽最受我父亲敬重，却也仅仅是个花银子雇来的西席教师；这事儿一旦被我父亲察觉、怪罪下来，你担当不起。”

“您也别忘了，这是我求您做的，天塌下来有我接着；至于人手，除盛叔叔之外，我都……”

邱兆楠打断他的话，道：“好孩子，你想错了。如果令尊大人确有其事，如果制裁了那个什么‘小宝贝’确实能除你心腹之患，邱某即使为之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然而，我问你，你这样怀疑自己的父亲，可有证据？”

“我听叶管家说……”

“孩子，这种事一定要眼见为实，听说来的事情往往靠不住；更何况，令尊大人那次出外叶希贤根本没跟去，他又怎么会知道？”

“这……”

邱兆楠的眼里闪过一丝诡秘的光，心想：“他终究还是个孩子……”他笑了笑，道：“孩子，别胡思乱想了，睡觉去吧；只要睡个好觉，明天早上起来，你这些烦恼就会消失的。”

他说着话站了起来，一只手温柔地抚摸着花满楼的头发，迟迟道：“我去了。你自己睡吧，别耽误了明天早上练功。”

花满楼望着邱兆楠走去的背影，眼睛渐渐模糊了，困倦里面掺杂着悲切向他袭来；他竭力忍耐着，靠在青铜床头栏杆，陷入了痛苦的沉思。

然而，逾时未久，困魔使他缓缓地阖上了眼睛。

短暂的昏睡中，他做了一个梦，一个可怕而又离奇古怪的梦。

他梦见自己的父亲再也不回来了，抛下了母亲和他、与那个小宝贝住进了一个比家里还要豪华的房子；当他费尽心思找到那儿时，父亲竟然横眉立目地说不认识他，并且让那个可恶的小宝贝儿把他推出门来，随即关上了门。

门缝里传出来一阵尖利、可怕的笑声。他无助地痛哭起来……

花满楼在自己的哭泣中惊醒了。

他醒来后心里充满了绝望，但当他揉着泪汪汪的眼睛时，他才不无庆幸地意识到所有的灾难只不过是一个梦。即使是再可怕的梦也终究是个幻觉，绝不是事实。

他稳了稳心跳，索性跳下床去，在屋心里打了一通拳，登时清醒了许多；刚刚坐在床沿上，那件事又闯入了他的脑海。

哼，小宝贝儿！我恨死你了！

他握紧拳头、向一无所有的前方恶狠狠地击出几拳，犹不解气，不由得狠狠咬紧牙根，心想：不，我不能把她从牡丹宫撵走；她是个大活人，走了以后不还可以回来吗？更何况，父亲还会找到她。

我、我应该把她杀了！对，就得把她杀了，杀了她才能一了百了！

父亲，你去后悔吧；是你自己先做错了事。